待嵌格式、对举格式、类固定短语、凝固结构等四字结构相关概念研究综述

1301211280　田骏

本文在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继续选取四字结构相关概念研究论文进行综述。本文按不同文献分章，每章下又分文章概述、可鉴之处与不足之处小节；最后一章为草拟毕业论文绪论，望大家提出意见和建议。

韩立秋．构式语法视野下古汉语凝固结构研究［Ｄ］．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15

文章概述

在绪论（第一章）和研究概况（第二章）中，作者首先综述了前人研究，（例如：洪成玉（1983）归纳整理了先秦两汉时期的复音虚词和固定结构，对其性质、用法进行了简要分析；莫彭龄（1986）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探讨了“格式”的结构特点和意义；任瑞麟（1995）考察了凝固结构的特点，并区分了凝固结构和固定格式两个概念；侯晓菊（1994）探讨了凝固结构的语法功能），认为前人对凝固结构的考察多是从结构的性质、分类、意义和用法等方面展开，研究大多还停留在传统结构主义的分析模式上，即把凝固结构当作一种结果对其构成成分做静态的描写和分析。作者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却割裂了结构的整体性，导致很多问题不能解释或者根本无法做出解释。

作者指出，前人的不足主要有几点：研究不平衡，研究不系统，方法不科学，范围不广泛。其中作者一直拿现代汉语凝固结构的研究进展进行对比，认为现汉比古汉的研究多得多，也全面得多；“古汉语凝固结构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如‘是词还是短语’，‘是词汇结构还是语法单位’，‘是拆开来分析还是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此外，学者青睐研究特点突出的副词、连词等词语，“如‘然而’、‘非常’、‘所以’等”。而像助词、代词等其他词类很少涉及，“如‘有以’、‘无以’、‘足以’、‘如何’等”。作者认为，“尽管凝固结构是由虚词构成的，但是它的语义和功能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传统分析单音虚词的那套模式已经行不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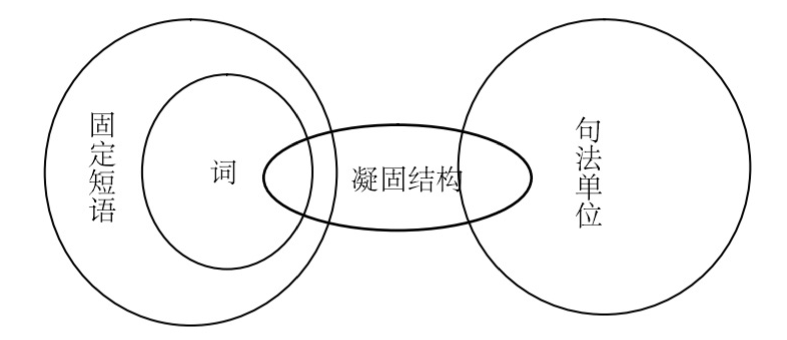
随后，作者提出了他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五个“相结合”，即“描写和解释相结合”，“共时和历时相结合”，“形式和意义相结合”，“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系统考察和个案研究相结合”。其中，作者就“描写和解释相结合”解释最为细致：“以往凝固结构研究描写充分，解释不足，所以造成凝固结构的研究难有突破。本文注重描写和解释的紧密结合，在对凝固结构性质和特点描写的基础上，运用构式语法理论、语法化理论以及认知语言学中隐喻、转喻、非范畴化等理论，从句法、语义、语用和认知角度对凝固结构的词汇化、语法化及相关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

第三章名为“凝固结构的共时分析”。实际上则是作者对凝固结构的总体描述。

3.1节中，作者界定凝固结构，是指“古汉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实词或虚词构成的形式固定、意义完整的结构体”。它属于词组范畴，但又区别于一般的词组和固定短语。作者认为“只要是固定的形式，作为一个整体来使用，且语义和功能不能从其组成成分简单推知，就可以称之为‘凝固结构’，如‘何所’、‘之谓’、‘奈何’、‘未尝’、‘何其’、‘孰与’等。另外，框架结构如‘以……为’、‘何……之有’、‘非……不……’也属于凝固结构的范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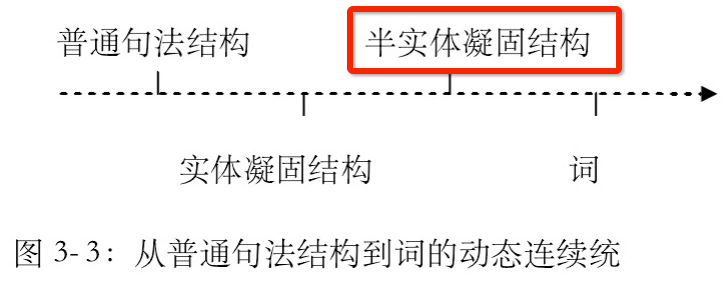
3.2节中，作者划定了凝固结构的范围。此略。

3.3节中，作者分析了凝固结构4个性质，即“特殊的词汇单位”、“典型的构式”、“动态性”和“层级性”。其中关于词汇单位作者有如下论断：“根据认知语言学原型范畴理论，词是词汇单位中的原型，属于典型成员，而固定短语属于非典型成员。凝固结构介于典型和非典型之间。因为凝固结构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当词汇化程度高时，它是词，是典型成员；当词汇化程度低时，既带有自由短语某些特征，又带有词的某些属性，它属于非典型成员。可以说，凝固结构不仅是一类特殊的词汇单位，它更是一个动态模糊集。”



而关于构式，作者引述：“邓云华、石毓智（2007）认为Goldberg对构式定义打破了语言学界长期以来普遍接受的定义，而且与传统认知语言学的定义（构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分构成的）不相符，特别是将单一成分的语素或词也归入构式没有带来任何实际效果，而只是徒增概念混乱。陆俭明（2008）也认为构式范围过大不合适。”他认为，Goldberg试图用构式来解释一切语言现象的语法观，虽然可以很好的解释构式对词类的作用，但却掩盖了不同语言现象的本质，如形义关系透明的常规结构和形义关系不透明的特殊结构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们把构式限定在狭义范围内，认为构式是介于词和普通句法结构之间的状态。”

此外，作者引入了对动态性的分析。“动态浮现语法（Emergent Grammar）认为，语言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始终是处于演化过程中。而语法结构源于语言的运用，同样是变化发展的，它会随着语言的使用而不断更新变化。凝固结构表面上看是固定的单位，实际上‘不过是语言在不停地进行系统重组过程中的任意一个截取点而已。’（张伯江，《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语言科学》，2005(6)）因为‘语言是大量异质构式的集合，每个构式都是跟其使用的语境密切相关的，且总是根据实际的使用来调整和改造自己的形式。’凝固结构最初只是一个临时的，可推导的组合。只要没有人在新的话语场景中再次使用它，它就永远是个临时的组合。但是，一旦它所反映的认知经验得到了认同，并能够引起人们再次使用的兴趣时，凝固结构就很有可能在重复使用中发生变化。如果重复使用是原来的整体结构，它会向固定语的方向发展，会形成一种非能产性的实体性结构。如果重复使用是在利用规则的情况下进行的，它会通过替换词语的方式，形成一个可替换的框架，进而成为一种能产性的框架结构。”



作者关于层级性的论述仍从词、短语、句法分层出发，下节会具体展开，此处略去。

在3.4节中，作者将凝固结构的特点概括为：凝固性、融合性、整体性和粘附性。

“凝固性主要体现在形式方面。具体表现为组成成分不能随意替换。比如说‘既’和‘已’都是表示动作完成的副词，是同义词，但是由它们构成的凝固结构，同义词间不能随意替换。如‘既然’、‘既终’只能用‘既’，不能用‘已’；‘已矣’只能用‘已’，不能用‘既’。……当然，这里所说的凝固性，也是相对的，主要是针对组成成分相互的选择性而言的。凝固结构的定型与凝固结构的异体多型是两码事。事实上，凝固结构也有不同程度的替换。如先秦汉语中‘如何’就有‘奈何’、‘若何’等异体形式，再比如，‘是以’和‘以是’。”

“另外，凝固结构的另一种形式——半实体性凝固结构，是一种带有空槽的结构，空槽内可以填充各种词语。比如‘如……何’，可以通过增添构成成分的方式，形成‘如之何’、‘如此良人何’、‘如太行、王屋何’等形式。再比如，现代汉语书面语至今还在使用的‘唯……是……’。”作者前面说的层次性，主要是将实体性凝固结构看作了词，将半实体性凝固结构看作了句法结构，而将半实体性凝固结构实例化后的完整表述看作短语。

作者所谓的融合性就是语法化过程中语义的复合。下文有述，此处略去。

此外，“从语法功能的角度看，凝固结构还具有整体性。虽然凝固结构是不同性质的词组合而成，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还是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拿古汉语中的‘何如’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成疑问代词‘何’作动词‘如’的前置宾语，表示‘像什么’。而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整体，用来询问事物的情况或办法，意为‘怎么样’或‘怎么办’。”

而“在考察凝固结构形式特点时，我们发现凝固结构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成分，它必须粘附于其他成分或是和其他成分组合才能完整表意。比如代词性凝固结构‘何所’就不能单独使用。”

本章的最后，作者将凝固结构分为实体性和半实体性两类。前者又按语法功能分为了若干小类，此处仅简单呈现两类：

“名词性凝固结构一般是由特殊指示代词加上介词构成的，如：视其所以|其妻问所与饮食者|是吾剑之所从坠；

“连词性凝固结构固化程度相对较高。其中大部分结构已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固化成词，如：义则进，否则退|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谓之义。”

关于半实体性凝固结构，作者分为如下两小类：

“双框单嵌式，如：如……何|何……之有|不亦……乎|非……不可；

“双框双嵌式，如：以……为……|为……所……|唯……是……。”

在第四、五、六章，作者分别就凝固结构“有所”、“孰与”和“有以/无以”进行了具体分析，由于跟综述目的关联不大，此处略去。

作者最后在第七章分析了凝固结构语法化的机制和动因。机制有二：重新分析（reanalysis），和类推（analogy）；动因亦有二：句法环境和韵律双音化。

“Langacker（1977）把重新分析定义为‘一个表达结构的变化，不会立刻改变表层形式，常导致成分之间边界的创立、前移或消失’。”作者认为，凝固结构在成词之后，其结构的语源义经常会变得模糊。这主要是因为在词汇化的过程中原来各自独立的成分变得粘着，整个结构被当作一个语法单位来理解。在这种情况下，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各个成分的本源义就会被遗忘。由于语言使用者对双音词中的某个成分意义逐渐变得不了解了，对双音词的内部形式就可能做出重新分析。

“索绪尔（1980）将类推定义为‘以一种或多种其他形式为模型，按一种特定的原则而创造出来的一种形式’。”作者认为，介词“以”可以和许多别的词组成固定结构用作修饰成分或连接成分，因此，凝固结构“有以”的形成可能是“可以”类推而成。

关于句法环境，作者以“有所”为例分析：“‘有所’最初是‘有+所’的成分序列，代词‘所’后面的成分主要是动词……再后来，‘所’后出现了形容词和名词，……直到所后出现抽象的心理动词，‘有所’才最终完成词汇化和语法化的过程。”

关于韵律双音化，“Hopper&Traugott（1993）曾指出，在双音化趋势的作用下，两个高频率紧邻出现的单音节词就可能经过重新分析而削弱或者丧失其间的词汇边界，结合成一个双音节的语法单位，这个过程叫做‘复合化’。（石毓智，《汉语发展史上的双音化趋势和动补结构的诞生》，《语言研究》，2002(1)）”

总结起来，本文最大的特色就是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到的古汉语凝固结构，无论它们究竟是不是词，至少作者找到了能支撑他论点的理据：经验频率上的、或是理论分析上的都有。作者把一些前人难以处理的问题交予构式理论，并用整体的、动态的观点增强他的论述。虽有不少细节问题，但整体上仍值得学习借鉴。

可鉴之处

此文颇有可鉴之处，如作者开篇即指出前人的研究过于零散、片面，缺乏整体性的考量及解释性的分析。这几乎成为近来诸多持有构式观点的学者之共识。除此之外，此文主要有三点“惊喜”：

一、引入动态浮现语法，并精彩地复述了其思想。

动态浮现语法的思想，至少从作者的复述来看，跟FCG很像。它很好地解释了一个构式是怎么来的：复用（即建立共识）临时性的组合（即基式）。它结合认知中的激活理论，能很好地解释黄思思的“组合问题”：如果一个构式有720种变体，那么它还是一个构式么？说不是吧，但人们确实又很乐意用它或它的变体。其实从基式的观点来看就比较清楚了：基式之源仍是临时性的组合，它当然可以（像短语一样）扩充。这其实就是允准和抑制的差异。

二、使用半实体性构式概念

可以说，作者的半实体性构式就是我们的半凝固型构式。

三、引入类推机制

这其实就是我中期报告中说的“误写”或“换字引喻”。而且我希望进一步说明，虽然双槽模式的实例数量庞大，但比起能产性，单槽模式并不会输。因为创造一个新的双槽模式的实例颇需要一些“文采”，而相比之下，单槽模式的实例就简单得多。

不足之处

作者的第一大问题就是没有很好地处理古今汉语问题。作者实际上在用审视现代汉语的眼光在审视古代汉语，如对“何如”的分析：

实际上，《说文解字注》曰：“如，從隨也。從隨卽隨從也。隨從必以口。从女者、女子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白虎通曰。女者、如也。引伸之、凡相似曰如。”可见“相似”才是引申义，本义即“随从”，“如何”即“从何”，即有“怎么办”之意，并不是作者所谓的“像什么”。

再如，在连词性凝固结构中所举“否则退”例，这显然应断句为“否，则退”；即便古文没有标点，非要把条件结构中的条件和连词放在一起是不妥的。

作者的第二大问题是曲解了构式的概念，“粘附性”特点就说明了一切。具体说，在名词性凝固结构中“是吾剑之所从坠”硬把“所”与“从”放一起不妥，这就类似认为英语定语从句中 from which 是一个单位一样。我们其实希望找到的就是“所+p+vp”构式，把“所”和介词放在一起，单独处理为一个“粘附性构式”，就有点过拟合的感觉了。

作者的第三大问题是对构式的认识过于消极。“虽然可以很好的解释构式对词类的作用，但却掩盖了不同语言现象的本质，如形义关系透明的常规结构和形义关系不透明的特殊结构之间的区别。”什么叫“本质”？语言的本质是区分词和句子吗？那为什么有独词句？作者还说：“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这样一种既非词亦非短语更非句子的特殊结构，最好的解释方法莫过于‘构式’。”显然这是一种消极的构式观。

王娇．现代汉语对举嵌置式四字格习得研究［Ｄ］．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作者在绪论中首先陈述选题理由：“对举嵌置式四字格是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一类特殊词语。这类词语有的是固定短语，有的是类固定短语，在口语及书面语中具有使用广泛、数量较多的特点。大多数对举嵌置式四字格在结构上有一定的规律性和能产性，在整体意义上不是各成分的简单相加。

“在高等水平的对外汉语教材中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对举嵌置式四字格，在‘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出现的对举嵌置式四字格的数量与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输出量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这就涉及到外国留学生在此类四字格上的习得问题。”

作者认为，该题目的研究价值在于对举嵌置式四字格具有独特性，“能反映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习惯”。其次，对举嵌置式四字格与并列四字格和一般的成语、非成语的固定语、类固定语有一定的交叉，又有一定的差别。“在语言的表达中，恰当地运用这类四字格可以起到形象生动、言简意赅、加强语气等作用。”

其次，作者从多个角度对前人成果进行综述。一方面：“四字格的概念首先在陆志韦（1956）《汉语的并立四字格》中提出，作者重在从构词法的角度探讨并立四字格，把并立四字格看成是汉语的一个重要构词格，但并没有从四字格的基本概况进行研究。吕叔湘（1963）在《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把四字格的范围扩大到成语、熟语、复合词，甚至将四音节的短语（收信发信、大事小事）也概括在内，而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1979）中，他将四字格称为四字语，并且将四音节的复合词排除在四字语之外，由此大大缩小了四字语的范围。同年，郭绍虞在《汉语语法修辞新探》中提出了汉语中的“四言词组”，并认为四言词组是汉语特有的形式，在其他任何语言中都没有。姚殿芳、潘兆明（1985）的《说“四字格”》中的四字格既包括了熟语一类的固定短语，也包含了四音节的专名等。”

另一方面：“文炼（1988）较早地探讨了固定短语和类固定短语的问题，他在《固定短语和类固定短语》中认为汉语中的一些看上去像成语的四字短语，是根据交际需要临时创造出来的，类固定短语是仿造的成语，文中主要对类固定短语的四种四字格类型‘XX之X’、‘XX而X’、‘XX不X’、‘XX如X’进行了讨论。齐沪扬（2001）在《有关类固定短语的问题》中与文炼持相同观点，他认为类固定短语是将成语中的一些成分替换后所构成的。并在文炼探索的基础上将这种‘仿造的成语’分成两类。”

作者的研究思路如下：

“1. 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对举嵌置式四字格为语料，分析对举嵌置式四字格的结构、语义类型和特征。

“2. 从语义、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探讨对举嵌置式四字格结构的制约因素。

“3. 统计《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和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中的对举嵌置式四字格，分析学生对举嵌置四字格的输入和输出情况。

“4. 在统计分析输入和输出情况的基础上探讨以汉语为目的语的外国学生对举嵌置四字格的习得机制。

“5. 在对举嵌置式四字格偏误分析的基础上对《大纲》、教材、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相关建议，有助于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过程中提高学生对举嵌置式四字格的习得效率。”

在正文第一章中，作者首先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界定。由于此界定多有不妥之处，我们多花篇幅一一细看。“所谓对举嵌置式四字格，是指两个单音节语素以交错的形式嵌入到两个意义上成对举关系的单音节词中，所构成的四字格结构。例如：“思前想后”、“欢天喜地”、“东奔西走”、“翻来覆去”，这些四字格中“前、后”、“天、地”、“东、西”、“来、去”为对举关系，我们称其为对举词。这些对举词分别交错嵌入到“思~想~”、“欢~喜~”、“~奔~走”、“翻~覆~”等嵌置词中，形成对举嵌置式四字格。

“对举词的关系可以相反或相对，如“前、后”和“天、地”两两互为相反关系，这种对举为典型对举；风和日丽、风口浪尖中的“风、日”和“天、地”为相关对举，这种对举为非典型性对举。嵌置词可以有对举关系也可以没有对举关系，如“大同小异”、“有头无尾”，“同、异”、“大、小”、“有、无”、“头、尾”互为（述者注：相反）对举关系。另有一种对举嵌置式四字格，对举词和嵌置词皆为相对关系，如“初来乍到”。在区分这两种特殊的对举嵌置式四字格的对举词和嵌置词时我们从其意义是否在四字格中居主要地位，即能否决定该四字格意义的角度去判定，如果该组词在四字格中居主要地位，这一组词就是对举词，而另一组词则是嵌置词。例如“大同小异”主要指两种以上物质的相互关系，物质间的相互关系主要体现在“同、异”上，所以“同、异”为对举词，“大、小”为嵌置词。再如“初来乍到”主要指时间上的短暂性，而短暂性不能由“来、到”体现，只能由“初、乍”决定。所以“初、乍”为对举词，“来、到”为嵌置词。

“对举嵌置式四字格在整体意义上并无特定要求，有的整体意义由对举词决定，如‘颠三倒四’用来形容次序错乱，没有条理。此意义主要由对举词‘颠、倒’决定。有的则由嵌置词决定，如‘博古通今’整体意义由嵌置词‘博、通’决定。

“汉语中还有像‘三姑六婆’、‘三纲五常’一类的缩略词语（述者注：即其中的数词皆为实指），但从外形结构看，皆符合对举嵌置式四字格。我们将此类缩略式四字格划入范围内。

“应将对举嵌置式四字格与以下几类易于和对举嵌置式四字格混淆的四字格区分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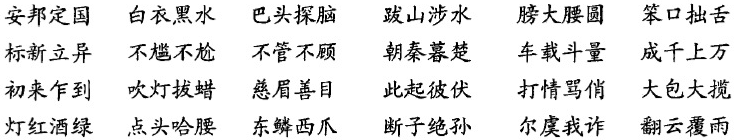
“一类是诸如‘家家户户’、‘男男女女’等名词重叠形式；

“一类是诸如‘男女老少’、‘生死存亡’等对举词连续出现而非交错出现的四字格形式；

“再一类如‘爱答不理’、‘爱来不来’等前后非并列结构的四字格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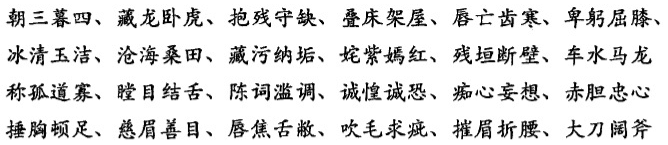
“最后还有‘风俗习惯’、‘聪明伶俐’等前后两部分分别可单说的‘准四字格’形式。”

作者的第二小节起名为“对举嵌置式四字格的性质”，但其实是给此类格式进行了一次分类（述者注：在第二章还有另一种更具体的分类）。作者统计称《现代汉语词典》中所有四字格近6000个，其中对举嵌置式四字格数量为1327个，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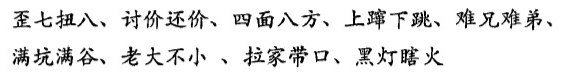


作者将此类格式分为固定短语和类固定短语两类，其中固定短语又分为成语和非成语，分别举例如下：

成语：



非成语的固定短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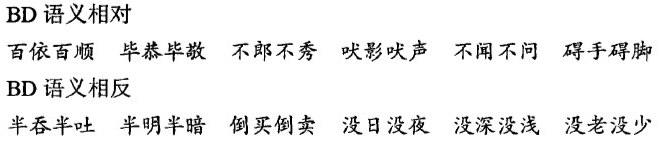


作者认为二者区别在于非成语语体色彩为中性或口语性，此外，非成语无典故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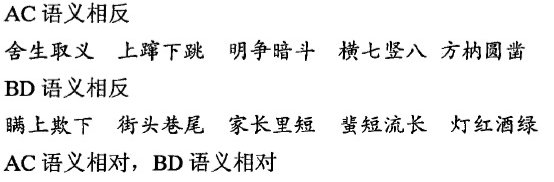
作者不讨论类固定短语的框架，而只讨论作为框架解释条目的固定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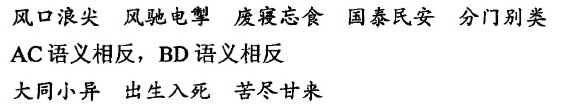
此外，作者还分析了对举嵌置式四字格的特征，包括语义、韵律结构的对称和整体性。其中，作者列举了如下语义对称关系：

1. AB和CD意义相同，AC为相同语素，BD为不同语素，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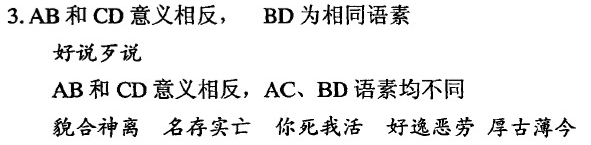


2. AB和CD意义相同，AC、BD均为不同语素，此时又分四种情况：





3. AB和CD意义相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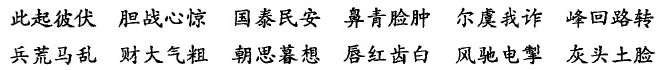
作者还引刘洁修关于语序变换的分析：“能够变换语序的成语，绝大部分是分成两段的并列结构。其上下两段不仅结构相应，词类也相应，意义相同，或相近，有的甚至相反。”他分别举例如下：

意义相同：藏污纳垢——藏垢纳污；意义相近：鳞次栉比——栉比鳞次；意义相反：厚古薄今——厚今薄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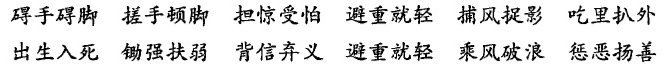
在第二章中，作者则具体分析了对举嵌置式四字格的类型和限制。

作者认为可以从语法结构和词化程度（述者注：即将对举词和嵌置词分别合并为一个词）进行分类。在语法结构上，作者认为绝大多数对举嵌置式四字格的前后两字构成联合式，少量构成连动式，后者如“斩草除根”、“指桑骂槐”等。在联合式中，前两字、后两字又分别能构成主谓关系、述宾关系或偏正关系。例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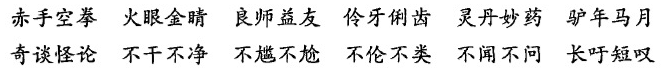
主谓关系：



述宾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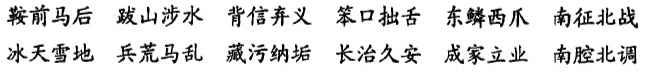
偏正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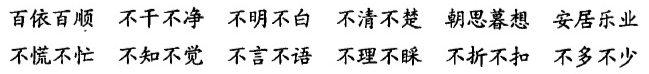
作者的词化程度分类十分费解。他认为，一部分语素发生合并以后，词化后的双音节词表意不是原来语素的简单相加，如“笨口拙舌”的“口舌”词化后的词典解释为误会、纠纷或争辩时说的话。“虽然词化后的词性没有改变，但意义上却使用了引申义”。这个分析可谓毫无道理。

根据作者的理论，此类格式可以分为：强等词化：即对举词和嵌置词皆可词化为双音节词；弱等词化：即只有一组词可词化为双音节词；零词化：即两组词都不能词化为双音节词。例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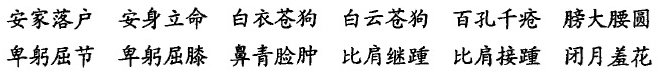
强等词化：



弱等词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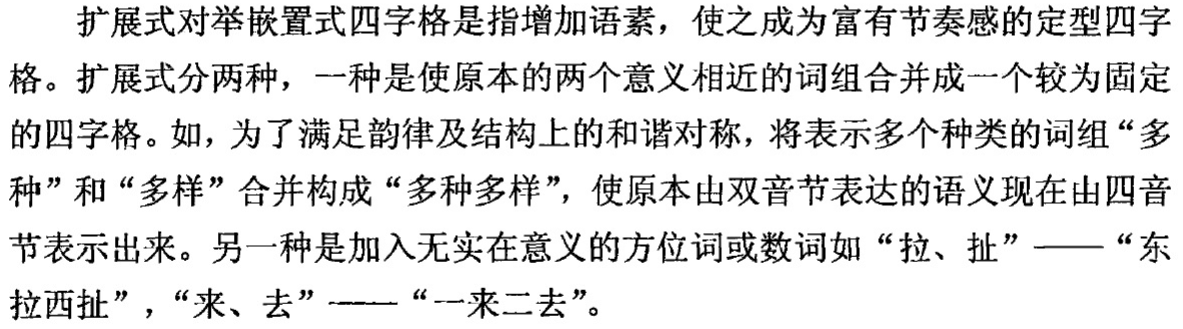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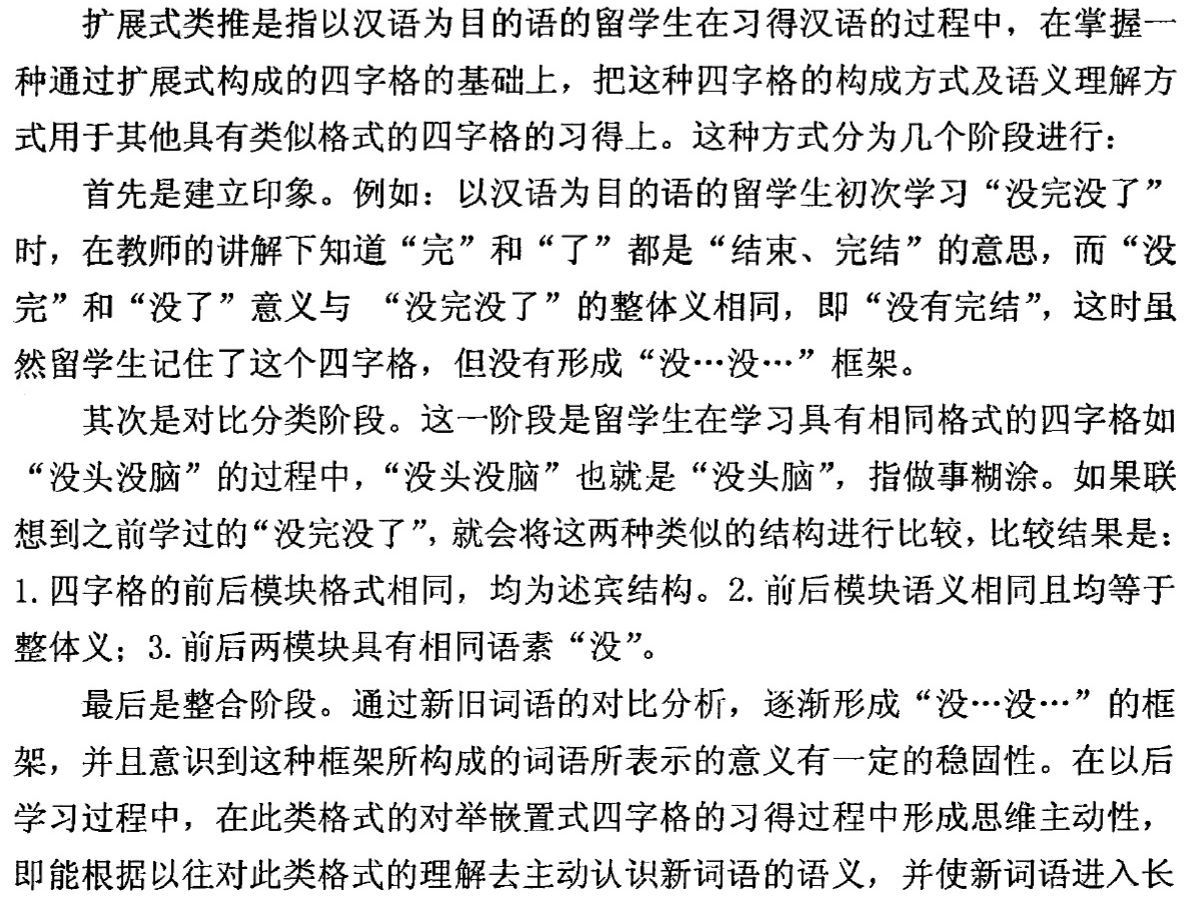
零词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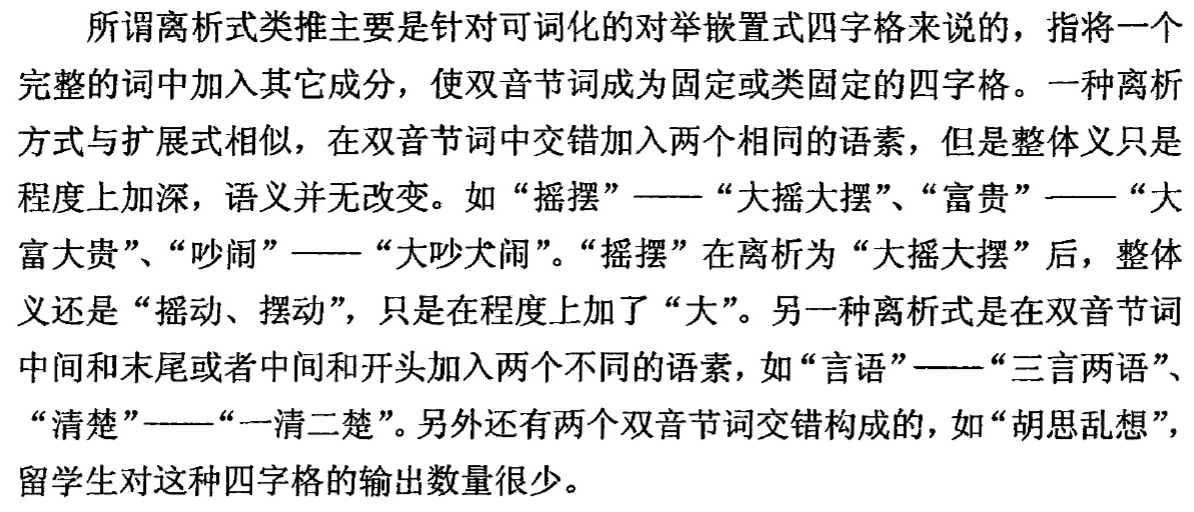
作者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论述了留学生对对举嵌置式四字格的习得情况、习得机制（第三章）及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和建议（第四章）。我们主要关心其习得机制的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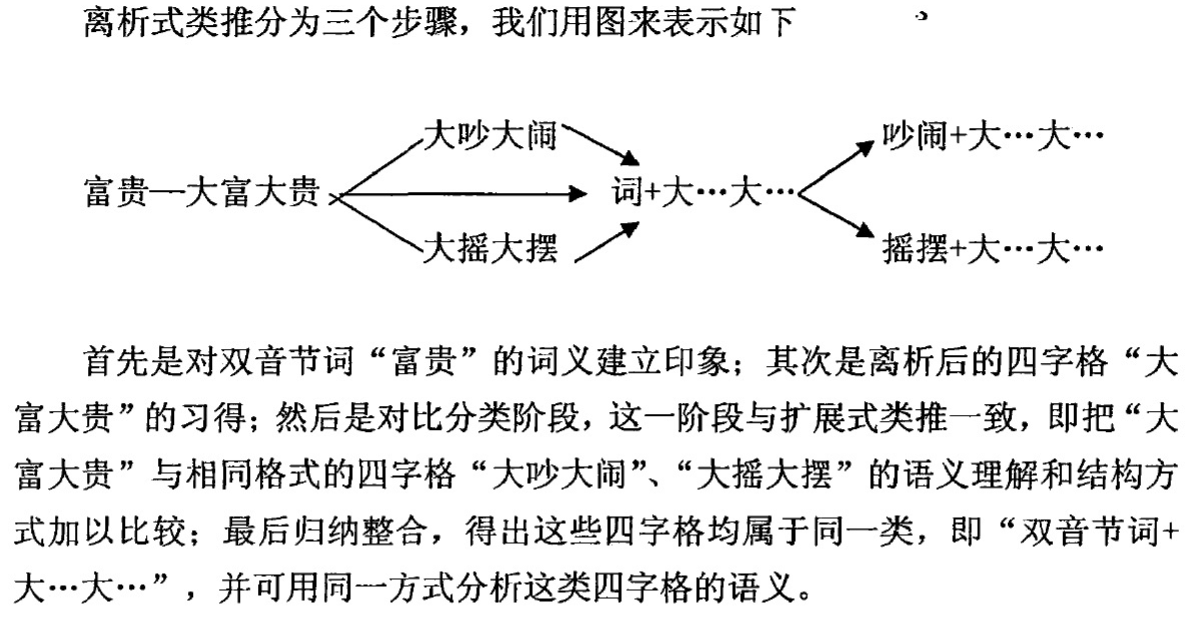
作者认为习得机制分为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内部机制包括类推机制和联想机制，前者又可分为扩展式类推和离析式类推，截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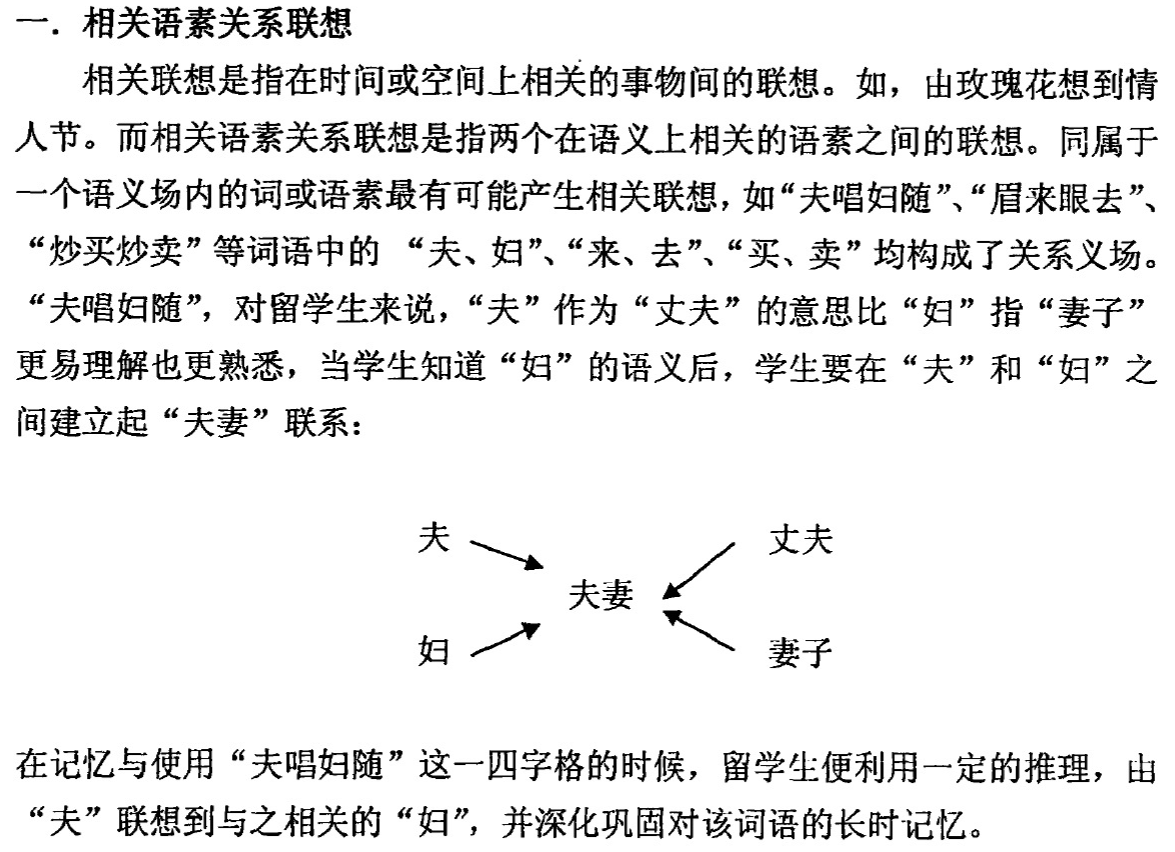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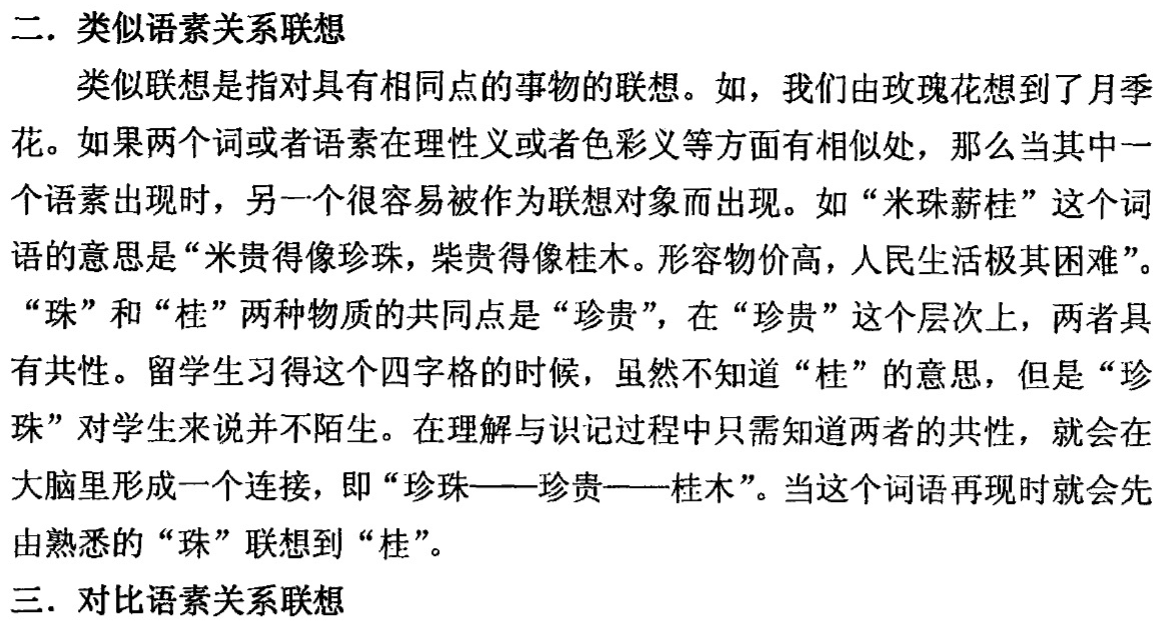
时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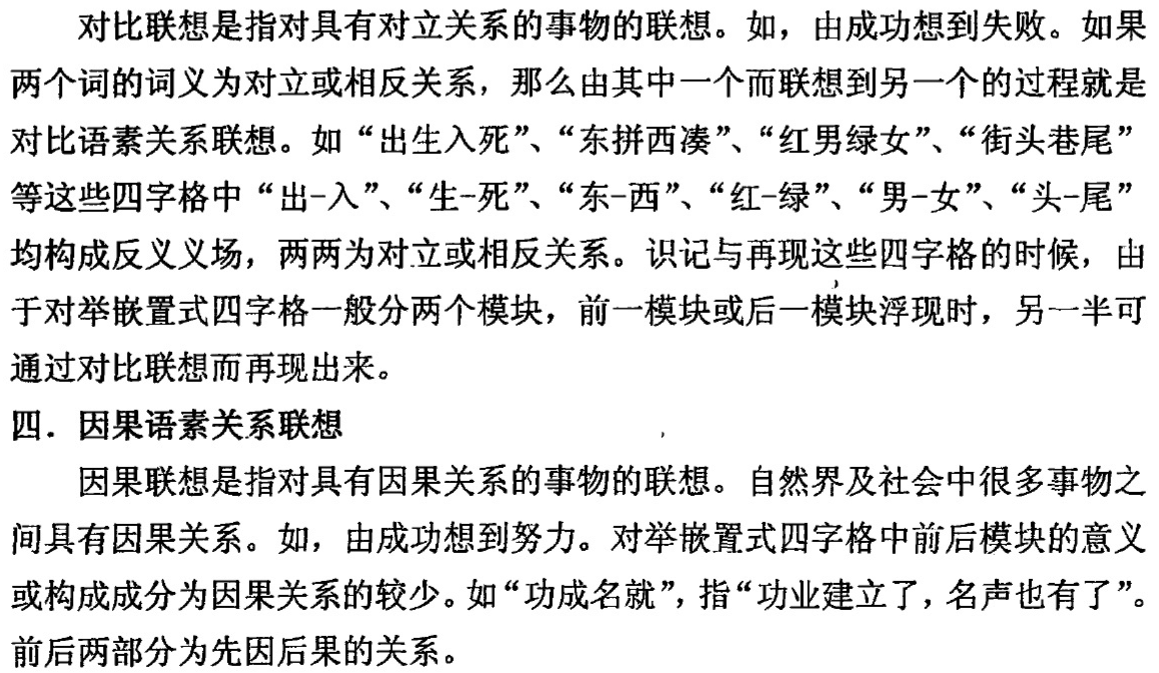




关于联想机制，作者分为四类：







关于外部机制，作者分为两点讨论。这里只简单总结一下。一方面，语素词化程度越高，语义就越透明，也就更便于留学生识记；另一方面，“复现率”，即对举嵌置式四字格在书面材料中出现的次数越高，习得效率越高，输出频率也越高，这里的复现率既包括整词复现，也包括单字的频率。

不足之处

本文绪论部分尚中规中矩，不乏亮点，而正文部分则实在不能令人满意，故先言不足，再说借鉴。

不足之处一：定义混乱，分类混乱

作者绪论如下：“其次，对举嵌置式四字格与并列四字格和一般的成语、非成语的固定语、类固定语有一定的交叉，又有一定的差别。”什么叫并列四字格？作者全文没有涉及；什么是交叉、差别又在哪？作者没有提及，倒是在后文中按成语、非成语固定语、类固定语给对举四字格分了类。

更糟糕的是在界定中，作者把“嵌置词”和“对举词”看作互相嵌入的两组词，一下子说前者嵌入后者，一下又说后者嵌入前者。如此一来，“嵌置词”何嵌之有？另一方面，作者根据“居主要地位”区分对举词和嵌置词（即嵌置词也为对举），但随后又立马说在整体意义上有的由对举词决定有的由嵌置词决定。且不说“居主要地位”如何界定，作者前后两点界定可谓自相矛盾。

除了定义混乱，作者的分类也缺乏考虑。比如作者对成语和非成语的区别是主观的、无意义的，它并不能为后文的分析带来任何好处；又比如作者根据语法结构进行的分类其实是有意义的，但作者并未深入下去，而仅仅停留在“为分类而分类”的表象上；此外，词化程度这个分类依据完全是错误的，是用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的眼光审视古代汉语单音节词，它与离合词的概念完全不一样，应该说，可以词化完全是一种偶然，而不是一种现象，即便从认知先后的角度（先认识双音节词，然后认识四字词），也不应该如此定性，下面还要说认知的主观性。

不足之处二：过于主观，不加佐证

这个深层次原因我觉得可以定性为“认识不足、考虑不周”，表面上主要体现在对习得机制描述的随意上。首先，类推和联想没有本质的差别，有序的联想称为类推，无序的联想称为创造，这是我的看法。其次，扩展式类推举的“没…没…”例子完全可以放到离析式类推中再用一遍（“完了”->“没完没了”；“头脑”->“没头没脑”），而我则完全没有理解扩展式类推的意义所在。再者，单看相关语素联想的分析，我不理解“‘夫’比‘妇’更易理解”跟“在之间建立‘夫妻’联系”是什么逻辑，也不知道由“‘夫’联想到‘妇’”对记忆“夫唱妇随”有什么必要的帮助，主观地说，要记住“夫唱妇随”的关键是记住两个谓语动词吧。其他的联想路径就不细说了，也都是类似的毫无根据甚至无逻辑的分析。

不足之处三：形式考察不完备

这一点不足其实可以归入第一点不足中，它也属于分类问题。之所以提出来单独说，是因为这个是要写进论文综述中的“重要的”不足，前面两点不足更偏向于吐槽性质，而这一点不足更加客观一点。

我们仔细看语义结构上的对称分析。

作者的第一点不完备是子类与父类不是蕴含关系。这一点在第一次分类（描述对举四字格性质）中就有体现，他将对举四字格分为成语、非成语固定短语及类固定短语，但成语不都是对举四字格，后面两类也是如此。在语义结构分类上，他的第一类分为“AXAY”式，但“AXAY”式不一定都是并列形式，还可能是顺承形式，例如（前者为并列，后者为顺承，下同）：

非亲非故 —— 非礼非视

不郎不秀 —— 不做不休

敢爱敢恨 —— 敢做敢当

此外，第二类第三类（AXBY式，AX、BY意义相同或相反）中也有顺承形式，如：

上蹿下跳 —— 上行下效

大惊小怪 —— 大材小用

前仰后合 —— 前赴后继

作者更重要的不完备是对“意义相对”和“意义相反”的界定太模糊。试问，对举四字格AXBY可能出现意义不相关（既不相同、又不相对、还不相反）的 A-B / X-Y 词对吗？假如所有词对意义都相关，作者关于语义结构对称的第二类分类就十分欠妥：

AB相反；

XY相反；

AB相对，XY相对；

AB相反，XY相反。

难道作者前两类都是省略，完整形式是：

AB相反，XY相对；

AB相对，XY相反

吗？这个作者没有明说，我们也不好妄自猜测。此外，作者还用了“意义相同”术语。“相同”跟“相对”是什么关系？作者也没有指明。我的意见是，既然说不清楚，又对分析没有帮助，那就不要往细里说。很多时候，过细的分类会对理解和识记带来负担，尤其不利于语言生产。

人类思维跟机器思维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感性思维，后者是理性思维。什么意思呢？人算算术肯定算不过机器，但人们能轻而易举地识别人脸，机器做不到。过多理性的、规则的思维模式会大大降低人们的理解与生产流畅度，这就是为什么无尽的嵌套结构会降低人们的理解，为什么人们难以分辨“蓝”色的字。

感性思维，或者说经验思维，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说明了人们遣词造句更多的是靠一种语感，而不是理性的组织。如果没有量上的积累形成经验语感，越多的理性语感只会让人们越难于启齿。这就是基于使用的核心。不要有那么多抑制，而尽量多地允准——什么给予你允准呢？使用（语料）。

此外就论文范围而言，它说明了尽管双槽模式是优势模式，但它的能产性要低于单槽模式。为什么？双槽要生产两个变项，而单槽只用生产一个。单槽模式的语义一定比双槽模式清晰，它带来的生产负担一定比双槽模式小得多。

除非，双槽模式能够把自由度从二降为一。这就是对举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对举双槽模式一定比非对举双槽模式能产性高，因为它实际上只涉及了一个变量，另一个是对举出来的。

可鉴之处

作者的文献综述并不多，但选择的文献质量都不错，基本都是代表性的，我从中挑选了几篇，可以一并综述。如下所示，最下面一篇虽然是学位论文（有点长），但看了一眼其指导教师是邵敬敏，还是决定参考一下：

陆志韦．汉语的并立四字格［Ａ］．收于陆志韦集［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400 ~ 457

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Ｊ］．北京：中国语文，1963（1）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姚殿芳，潘兆明．说“四字格”［Ｊ］．新疆：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4）

文　炼．固定短语和类固定短语［Ｊ］．北京：世界汉语教学，1988（2）

齐沪扬．有关类固定短语的问题［Ｊ］．上海：修辞学习，2011（1）

范喜梅．由成对方位词构成的待嵌格式研究［Ｊ］．山东：现代语文，2009（11）

黄燕旋．方位对举四字框式结构研究［Ｄ］．广州：暨南大学，2011

此外，作者在正文中还引述刘洁修关于语序变换的分析，这说明作者注意到了对举格式的特点：语序可变。这还是值得肯定的。只是作者并未显式注明出处，只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一本其著作：

刘洁修．成语［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我们尽量找到原文出处。

陆志韦．汉语的并立四字格［Ａ］．收于陆志韦集［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400 ~ 457

文章概述

作者首先简单定义了四字格与并立四字格：

“字的两两结合，语法书上早已留意到了。有的是“词”，有的不是“词”，也讨论得很上劲，很认真。这里只想谈谈四个字的结合。“走在路上”、“木质坚硬”、“能工巧匠”都是四字格。这三个例子又各不相同，内部的语法结构全不一样，并且大家会体会到第三个例子的结构要比前两个紧凑得多。假如不信，可以说说试试。说得慢些，“走在|路上”，“木质|坚硬”，中间可以停顿，“能工|巧匠”就不成话。像前面的两个例子一般语法书不必特别提出来讨论，因为语法结构上并无突出之处。偶然遇到问题，像在 “满不在乎”、“岂有此理”之类，也不过指出那是 “成语”罢了。像“能工巧匠”那样的结构，不论是从造句法或是从构词法的观点来看，都应该特别留意。说起来不能停顿是特点之一。不单如此，四个字的内部组织更表现出汉语的特性。“能工”对“巧匠”，“能”对“巧”，“工”对“匠”。再像“奇形怪状”不只是对对子，并且“奇怪”和“形状”都是并立的双音词，穿插着使用。“不三不四”、“死吃死喝”、“东说西说”、“有的没的”都有两个字重复，可是内部结构又各各不同。我们管这些都叫做并立四字格，提出来作为专题研究。 ”

我们可以认为，作者把四字格定义为所有完整的有意义的四字组合，而把并立四字格定义为内部紧凑、形式上带有并立成分的四字格。（这个定义并不好，因为“紧凑”是一个主观概念。而把所有四字组合以“格”称呼显得过于宽泛。）

其次，作者按并立成分给四字格进行了一个大致的分类：

(一) 男:女/老:小 瘦:小/枯:干 两两并立，前后并立；

(二) 打:扫/干:净 开:辟/天:地 两两并立，但前后不并立。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三) 横七/竖八 巴头/探脑 前后并立，但两两不并立；

(四) 春:夏:秋:冬 浆:洗:缝:补 得合并讨论；

(五) 门:窗/板壁 香花/灯:烛 两两并立，但前并后不并或前不并后并，现代汉语少有这样的。

我们整理一下，即前后并立为主，否则不在讨论之列；其次再看前后两字分别是否并立。（没有考虑间隔并立吗？）

作者紧接着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单就字面上看，有些不并立的四字格可以跟并立的完全相 同，如（前者并立，后者不并立）：

开天辟地 —— 开辟天地

保家卫国 —— 保卫国家

左邻右舍 —— 左右邻舍

青山绿水 —— 青绿山水

但作者否认了二者相提并论的可能性，因为“能这样互相交错的例子，现代白话里绝少见”，且“意义上和语法作用上都大不相同”。而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并立四字格的一个特点，后面细谈。（一方面，这样交错的例子，在当下绝不少见；正是因为构式的存在，使得人们越来越不关注内部的顺序，从而造成交错。另一方面，这样交错且有意义的结构其实是对这种并立四字格的很好的写照，交错后的四字格是另一个词，这个不可否认。）

随后，作者以北京话为例，再次对并立四字格进行详细地分类。有两种注记需要解释：1. 后面带“(文)”字样的词，是“转文”词（即“文绉绉地说话”）；2. 放在括号内的词，被称为“貌似格”，直白地翻译过来就是“貌似是并立，其实并不是并立”，这一类可以多加注意。

**北京话里各种各样的并立四字格**

**动宾**

　挤鼻弄眼儿 拿糖作醋 留心在意

　开宗明义 收缘结果 设身处地(文) 〔宾是名〕

　说长论短 寻死觅活 巴高望上

　隐恶扬善 驾轻就熟 标新立异(文) 〔宾是形〕

　连踢带打 惹是招非 撒泼打滚儿

　有始无终 发号施令 送往迎来(文) 〔宾是动〕

　接二连三 呼么喝六 颠三倒四 〔宾是数〕

（搬砖砸脚 信口儿开河 对症下药）

**主谓**

　门当户对 眉开眼笑 时来运转

　心到神知 风调雨顺 男耕女织(文) 〔宾是动〕

　风平浪静 眉清目秀 心平气和

　年高德重 水深火热 身微言轻(文) 〔宾是形〕

（风吹草动 本大利宽 人穷志短）

**向心**

　铜墙铁壁 针头线脑儿 狼心狗肺

　枪林弹雨 凤毛麟角 牛鬼蛇神(文) 〔名＞名〕

　油腔滑调 奇形怪状 清锅儿冷灶

　酸文假醋 轻车熟路 闲情逸致(文) 〔形＞名〕

　落花流水 嘻皮笑脸 汤落 (la)水

　行尸走肉 画栋雕梁 来龙去脉(文) 〔动＞名〕

　鸡零狗碎 油光水滑 梗(?)苦冰凉 〔名＞形〕

　老奸巨滑 穷凶极恶 漆满儿乌黑 〔形＞形〕

　根生土长 狼吞虎咽 里应外合

　泥塑木雕 鞭打棍捶 珠围翠绕(文) 〔名＞动〕

　胡思乱想 轻描淡写 大惊小怪

　深谋远虑 轻举妄动 明弃暗取(文) 〔形＞动〕

　分割围歼 眠思梦想 冒撞冲犯(文) 〔动＞动〕

　半斤八两 千头万绪 半夜三更

　五光十色 百孔千疮 三年五载(文) 〔数＞名、量〕

　七大八小 三长两短 一干二净 〔数＞形〕

　七折八扣 一来二去 千变万化

　四起八拜 百从千随 (三问六推)(文) 〔数＞动〕

（人面兽心 一刀两断 明知故问）

**后补**

　翻来复去 赶尽杀绝 打净捞干

**虚字**

　猫啊狗的 穷啊富的 吃啊喝的

　丫头婆子 牢头禁子

**（象声）**

（叽溜骨录 叮零当郎 唏哩哗啦）

**四并**

　妖魔鬼怪 风花雪月 春夏秋冬 〔名〕

　鳏寡孤独 甜酸苦辣 安富尊荣 〔形〕

　行动坐卧 夹带藏掖 浆洗缝补 〔动〕

**并并**

家庭:骨肉 桌椅:床铺 风俗:习惯 〔名:名〕

正大:光明 脆快:了当 小巧:精致 〔形:形〕

收拾:打扫 盘旋:曲折 张罗:款待 〔动:动〕

这一格很复杂，又可以是名:形，名:动，形:名，形:动，动:名，动:形。

也许学者们就不同应用方向作出了延伸，但我们只关心他们如何看待半凝固构式，如何给它分类。

简洁考虑问题。

分析来分析去，用了一大堆术语，还是就格式论格式，非要给一个格式赋一个意义，不关注格式的成因。很多格式的成因其实就是源于基式——用格式进行创造，其实是基于基式的联想。将基式义概括为格式义。

很喜欢把语境义拿出来当作格式义。（范喜梅2009）

仅凭实例数而不考察类型数判断格式能产性

前人的最大问题是只会描述，不分析能产性。他们的内省是片面的。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有理有据地说明了词库中的那些边缘形式是怎么来的，我们还能发现语料中的新形式。也就是说，边缘形式才是我们的亮点。我们能不能给出边缘形式的某些性质？